

子華子卷之十

晉人程本著

神氣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
 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
 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淨以下行
 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
 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
 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蹢躅不知所以然而然
 是以水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
 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
 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
 應善先霜霰以戒表慮者矣機括存乎中而
 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
 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
 緇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
 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
 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
 宵光晝冥石言犬病夏霜冬雷緣無之族諸
 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

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
 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
 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
 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收焉以遊非捉
 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
 間今女之所治吾無聞然者矣然子之志則
 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
 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
 之車而來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
 以為壁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
 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
 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聞然者矣
 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
 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
 也醫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
 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休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酒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知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蹶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于車氏之獄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此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愔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閔水以成川世閔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若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沿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

不然荒巖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青寒而朱草立槁購市之徒又從而嫖孽以髡極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晨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借懷抱其一榮之採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持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啼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蔡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齋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馳吟而馳啼且曉昏而日昃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蕭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

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嗚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廓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為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命分寶王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連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君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皆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應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寃寃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倫弗修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澆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鷓冠子序

顛十

韓子曰鷓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緣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鷓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鷓為冠號曰鷓冠子其道踈駁者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息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雖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與旨亦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緣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篇魚成魯帝成虎宜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